

真臘風土記研究

陳正祥



莫臘風土記研究

陳正祥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眞臘風土記研究

著者：陳正祥

出版者：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新界沙田

承印者：鄧鏡波學校
九龍天光道十六號

定價：港幣二十元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日

序 言

因為歷史悠久和文化優美，中國積累了大量遊記，多數具有地理學的記錄價值。我從少喜歡讀遊記，因此親人們及其友好常把遊記當作生日禮物送給我。還清楚記得十歲生日時，一位丁老伯曾把他喜愛的徐霞客遊記相贈，並題了熱情期望的字句。那年暑假我細心讀完徐霞客遊記，繪製了徐氏的旅行路綫圖，對這個特立獨行的奇人表示無限欽佩。

抗日戰爭時在四川，工作餘暇或躲警報時也常閱讀遊記，並開始作一點註釋。後來匆匆離開重慶，這些稿件連同大批有關四川的地理資料都散失了。一九四七年到台北後，因搜羅台灣地理材料，發現裨海記遊；身處其境，讀起來很親切，認真地加以註釋。從此覺得應用現代地理學的方法，註釋中國著名的遊記，也是一項值得嘗試的工作。

一九五二年以後我常去日本，在各著名大學的圖書館中看到更多中國遊記，包括長春真人西遊記、異域錄、許亢宗行程錄（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法顯傳、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南海寄歸內法傳、來南錄、以及真臘風土記等等。那時因為集中精力編著台灣地誌，閱讀遊記只當作週末消遣；雖然也作了一些摘記和複印工作，但沒有功夫加以註釋。

來香港以後，主要工作是中國研究，但因受到種種限制，計劃無法順利開展，一度又把興趣轉移到遊記方面，連續註釋了好幾篇較長的遊記。其中大唐西域記、法顯傳和真臘風土記因牽涉外國，疑難較多，決心要到實地去觀察。恰巧一九六八年的第二十一屆國際地理學會在印度舉行，我在赴會之前到柬埔寨作了八天考察；大會過後又到印度中南部、巴基斯坦和錫蘭旅行了兩個多月。準備返港後一口氣完成註釋，把第一集的「中國遊記選註」出版。沒想到會發生連串極不愉快的事，情緒受到困擾，只能勉強寫成「真臘風土記研究」一篇，其餘都半途擱置下來。

真臘風土記研究完成後，油印發給研究生作為文化地理一課的講義；原意是提出一種研究的方式，引導學生照樣試作。又把剩餘的幾冊分贈

朋友，請他們批評指正，他們鼓勵我正式印出來。一九七〇年路過京都，看到京都大學研究院地理學部把我這篇文章複印了分發博士班的學生，人各一冊。其後也不斷有人來信索取，包括歐美的一些學者。

柬埔寨的戰爭在繼續中，對古文物的破壞也在繼續中。據報有很多名勝古跡已被戰火損毀。我想起了上次遊歷安哥等地所拍攝的彩色圖片，曾經在地理研究中心舉辦過欣賞會的，重新為朋友們放映了一次，發現有不少已經霉爛，另一部分散失掉了。於是選擇了若干幅，連同論文加以發表。如果實物給毀壞了，影子總算保留下來！

這些圖片使我回憶起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在安哥的日子。旱季的天氣，每天陽光明媚，我攜帶文稿和皮尺，到實地進行考察，逐一解決疑難。還坐船循暹粒河進入大湖，並登上河口湖邊的獅山之巔。我發覺今日柬埔寨在許多方面，包括工藝和語言，和真臘風土記所描寫的依然很相似。令人懷疑吉蔑文化何以會如此這般的長期停頓不前？

我也看到法國人在幫助安哥廢墟的清理和重建，並參觀了主持此項工作的 **Ecole française d'Extreme-Orient**。這個研究機構創辦於一八九八年，但真正的重建工作到一九三三年才開始，一九四〇年因日本人侵入而停頓。從一八六三年法國淪柬埔寨為「保護國」，到一九五四年法國軍隊被趕出，法國人掠奪柬埔寨的經濟資源和古文物，肯定遠比所給予柬埔寨的東西為多！法國有不少學者，利用了中國的史料，包括真臘風土記，作出頗有成績的研究；其中好幾個是父子相承，終生以安哥為研究的主要對象。但他們的研究工作，對於中國有關史料的脫漏和訛誤，却不能起多大的彌補作用。

本書在正式出版過程中，承蒙友好嚴耕望教授閱讀原稿，提示不少寶貴的意見。大學出版部的同人，特別是賴恬昌和鄧義持兩位先生，也幫了許多忙，都很使我感激。

一九七五年一月於中文大學第四苑

目 次

序 言.....	i
一、真臘風土記的價值.....	1
二、古代扶南與中國的接觸.....	9
三、隋書與唐書關於真臘的記載.....	19
四、安哥時代.....	25
五、元兵的征討與周達觀的南行.....	33
六、真臘風土記的原文及註釋.....	39
七、餘 論.....	67
圖 片.....	71
地 圖.....	99

一、真臘風土記的價值

風土記是中國古代地理學著述的一部分，經久積累，爲數可觀，而且兼及外國。可惜多數的風土記，尤其是較早的，都已散佚或殘缺了。在現存的風土記中，就歷史地理和文化地理的價值說，真臘風土記是最好者之一。

真臘風土記是元代初年周達觀的作品，他就親身經歷，記錄了今日柬埔寨地區當時的都城、王室和風土人情。全文約八千五百字，分爲四十一節：總叙、城郭、宮室、服飾、官屬、三教、人物、產婦、室女、奴婢、語言、野人、文字、正朔時序、爭訟、病癩、死亡、耕種、山川、出產、貿易、欲得唐貨、草木、飛鳥、走獸、蔬菜、魚龍、醞釀、鹽醋醬麵、蠶桑、器用、車輜、舟楫、屬郡、村落、取膳、異事、澡浴、流寓、軍馬、國主出入。內容包括甚廣，文字頗爲簡練。其中總叙、城郭、服飾、語言、野人、正朔時序、死亡、耕種、山川、出產、貿易、走獸、魚龍、蠶桑、器用、舟楫、澡浴、流寓等十八節，都富有地理學的記錄價值。

試以第十八節耕種爲例：「大抵一歲中，可三四番收種；蓋四時常如五六月天，且不識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絕無。自四月至九月，每日下雨；午後方下。淡水洋中水痕高可七八丈，巨樹盡沒，僅留一杪耳。人家濱水而居者，皆移入山後。十月至三月，點雨絕無，洋中僅可通小舟，深處不過三五尺，人家又復移下。耕種者指至何時稻熟，是時水可滄至何處，隨其地而播種之。耕不用牛，耒耜鎌鋤之器，雖稍相類，而制自不同。又有一等野田，不種常禾；水高至一丈，而稻亦與之俱高，想別一種也。……」

短短一百八十二個字，寫出了柬埔寨的許多重要地理事實；包括氣候、水文、土地利用、耕種收穫、節季移住以及浮稻 *floating rice* 的特殊生長情況。首先指出其地氣候四時如夏，絕無霜雪，故一年可以收種

三四次。查安哥¹ 附近暹粒 (Siem Reap) 的測候記錄，全年最涼的十二月，平均氣溫高達攝氏二十四度，和香港的十月平均溫度相似。柬埔寨的降雨主要靠西南季風，雨季開始於五月，到十月底結束；降熱雷雨的時間，多數在午後天氣最悶熱之際。從十一月到翌年四月，雨水稀少；在這半年之中，暹粒的雨量僅約二百毫米，祇佔全年總雨量百分之十四；而十二月、一月和二月的平均雨量，合計僅二十七毫米，更不及全年雨量百分之二。風土記所採用的是陰曆，比陽曆約遲一個月；把這一段文字和下邊表中所列的測候記錄比較，可說完全符合。

表 1. 暹粒 (Siem Reap) 的月平均氣溫和雨量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氣溫 (C°)	24.7	26.4	28.2	28.7	28.1	27.5	27.1
雨量 (m.m.)	3	11	27	62	140	175	202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全年	
	27.2	26.6	26.5	25.7	23.9	26.7	
	207	267	243	83	13	1433	

淡水洋是指洞里薩湖 (Tonle Sap)，亦稱金邊湖，因面積廣大，土人稱之為洋；歐洲人通稱為大湖，法文作 **Grand Lac**。在低水位時，該湖從西北到東南長達一百一十五公里，最大寬度三十七公里，面積三千零八十方公里，水深一至三米，為湄公河下游的天然蓄水庫，其原始功能有似洞庭湖及鄱陽湖之於長江。每年在七至十一月間為漲水期，湄公河的洪水倒流入湖，面積增加達十萬方公里，水深增為十至十四米，沿湖的森林及農田盡為淹沒。十一月以後湄公河水落，湖水轉向外流，水位逐漸降低，在枯水期間，大部分的水深不滿一米，祇能通行小木船。在特殊的年份，最高和最低水位可能相差更大。我從金邊 (Phnom Penh) 去安哥是十一月二十六日，當小飛機將到安哥機場時，在湖邊看到無數綠色的小點，就是那些還泡在水中的樹木的杪頭。

大湖漲水時，住在湖邊的居民須向後退；視地勢的不同，多數要搬

¹ 安哥亦作吳哥，是 Angkor 或 Nokor 的譯音，原皆為王城或都城之意，由梵文 nagara 轉變而來。暹粒則為華僑給 Siem Reap 所取的譯名。

遷一段頗大的距離。在Siem Reap河河口附近，有一平地拔起的小孤山，²名爲 Krom 山；湖水漲得高時，直淹山脚；山後面數公里處，才是安全地帶。上文所謂「皆移入山後」，便指此而言。湖水下退時，湖邊居民爲生活方便，尤其是漁民，便再跟着水退而下移，形成季節性的移居。現在的情形還是如此。

農民所耕種的作物，最主要的一向是水稻，雨季開始後播種，旱季將臨時收割。但這一帶地勢平坦，湖水有定期泛濫；在稻作生長期間，稻田不可爲洪水淹沒，故農民必須選擇平均洪水綫以上的土地來耕種。那時安哥一帶，已知利用水塘灌溉，使土地在旱季亦可利用，一年才有三數回收穫；但接近湖邊的灌溉耕地，其分佈也限於洪水綫以上。惟一不受此項限制的，便是「不種常禾」的野田。這種「非常禾」便是浮稻，³生長迅速，湖水逐漸升高，它也跟着長高，禾頭總能露出水面，最高可至五米；但如果洪水暴漲，浮稻也是要淹死的。

在周達觀到柬埔寨之前，浮稻早已在這一帶土生土長的了，但偏偏有些歐洲人所寫的書，或說浮稻是十九世紀某年代傳入東南亞的，或說是某洋人育種專家特別爲這些貧苦可憐農民培植成的。假設真是因爲讀書太少而糊塗，倒還可以原諒；但若是存心偽造欺騙，那就罪無可恕了。

關於方向和數字，真臘風土記的記載也很準確。我在安哥實地觀察三天半，隨身攜帶我這篇文稿，就疑難各點繪成遊覽路綫，親自逐一去

² Phnom Krom 的最高點爲一百三十七米，在暹粒市之南偏西九公里，福建同安幫的華僑稱之爲獅山，潮州人稱之爲豬山。從陸地某一角度看，有一點像獅子，但在湖上遠眺，倒頗似一頭臥豬。此山爲大湖航行重要的指標，頂上有 Yasovarman 一世（889—900）所建神殿的廢墟。

³ 浮稻是水稻(oryza sativa)的一種，又名深水稻(deep-water rice)，生長的環境比較特殊，栽培於洪水定期泛濫地區，水深經常達兩米，有時水深可達四至五米，而且保持一個頗長的時期。生長期介乎五月到翌年一月之間，其長短和水深有相對關係。在水深二至三米處，要六個月才成熟；水深三至四米者七個月成熟；水深超過四米則要八個月成熟。故浮稻也分早晚二種，而以晚熟種爲普遍。在漲水期間，浮稻植株一天最快可長二十厘米；但洪水上漲太快，浮稻也無法適應。目前柬埔寨約有稻田一百七十二萬公頃，其中浮稻佔二十三萬公頃，多分佈於 Battambang（七萬二千公頃），Kompong Thom（四萬二千公頃），Prey Veng（三萬七千公頃）等州。浮稻是直接播種的（其他各稻種皆採秧田移植法），單位面積產量雖不低，但品質較劣。

找尋答案；結果發現在距離方面偶有出入外，其他幾乎完全和廢墟的實在情況符合。例如城郭節說：「州城周圍可二十里，有五門，門各兩重。惟東向開二門，餘向皆一門。城之外巨濠，濠之外皆通衢大橋；橋之兩旁共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將軍之狀，甚巨而獐。」城的周圍我事先在地圖上量過，約十二公里，和二十華里相差不多。五個城門一一走過，城濠寬約一百米，多屬雜草叢生，我都拍了些照片；惟獨忘掉點數一下橋旁石神。所以從巴戎(Bayon)回來，到城門邊時請開車的朋友把車速放慢，讓我在車裏數一下石神的數目，結果一邊只得二十五個，相差兩個。于是停車步行循右邊數過去，再從左邊數回來，果然兩旁的石神共為五十四個。

我對這部風土記的內容，在第六節還有詳細的分析和註解。現在要先說明一下周達觀南遊的時代背景以及他的行程經過。

蒙古人滅亡南宋後，曾討伐占城和安南，且有一小隊從占城侵入真臘；但因受地形和氣候的阻礙，沒有完全達到目的。于是改用威脅外交的方式，派遣使節團去說服，要近鄰各小國自動進貢內附。周達觀是被派到真臘去的使節團成員之一，但關於他個人的資料很少，在元史裏找不到他的名字。我們只曉得他是溫州永嘉人，字草庭，生卒年月不詳。溫州在當時為中國主要的對外貿易港口之一，元史卷十七：「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云：杭州、上海、澈浦、溫州、慶元、廣東、泉州置市舶司，凡七所。唯泉州物貨三十取一，餘皆十五取一；乞以泉州為定制，從之。」周達觀可能是曾經到過南洋的有學識的商人，或是派駐溫州管理對外貿易的官員；熟識真臘情況，甚至通其語言，使節團才邀他隨行的。

周達觀一行於元貞二年二月（公曆1296年3月）離寧波，同月二十日（3月24日）從溫州港口放洋，三月十五日（4月18日）到達占城。這一段航程，順着東北季風，只走了二十六天。以後因為逆風⁴和航行內河水道，又值淺水期，故延至七月（陽曆8月）才到達當時真臘的國都安哥。使節團在安哥停留約一年，並非交涉或談判拖了時間，而是氣候和水文對於交通的限制；必須等到第二年大湖水漲，海上有西南季風才能回航。他們在大德元年六月（1297年7月）起程，八月十二日（8月

⁴此一地區的風向，大致是六月到九月吹西南季風，十一月到四月吹東北季風。周達觀從占城繼續向西南航行，可能已是四月底，無風可以利用；也可能已轉西南風，那就成為逆風了。

30日)抵達寧波,路上也只走了一個多月。但往返全程為時一年半。周達觀回國後不久,大致就寫成了風土記。四庫全書提要:「……然元史不立真臘傳,得此而本末詳具,猶可以補其佚闕,是固宜存備參訂作職方之外紀者矣。達觀作是書成,以示吾邱衍,衍為題詩,推挹備至,見衍所作竹素山房詩集中,蓋衍亦服其敘述之工云。」⁵

四庫全書提要所指的補其佚闕,是指補元史的缺。其實元史的不立真臘傳,是修史時真臘已經衰敗,大部分國土為暹羅及占城分割,幾已不成國家。當周達觀到真臘時,真臘的名稱雖還存在,國都安哥仍頗具規模,但國勢已開始沒落;境土被侵,西北邊成立了暹國,西南部為羅斛國。到了元朝末年,暹國投降于羅斛,合稱為暹羅國。⁶ 所以當周達觀寫風土記時選用真臘的名稱,到元末時似乎只有暹羅而不再有真臘。即使真臘尚存,也不再重要。故元史和新元史的外國傳,都沒有真臘,⁷ 而有暹國、暹羅和占城。

所以就中國說,真臘風土記祇是一部優秀的遊記,替友邦的古都及其風俗人情留下了好記錄。因為它好,故有頗多版本,⁸ 却從來沒有人作過評註。但就今日的柬埔寨說,情形便不相同,一則氣候暖濕,文物

⁵ 敕修浙江通志卷二四一經籍四據萬曆溫州府志有周達觀撰真臘紀聞以及據讀書敏求記著錄周達觀真臘風土記一卷;此二者很可能是同書異名,而前者的“真臘”顯然為真臘之誤。津逮祕書所收的誠齋雜記,其中有兩條和真臘風土記所述相似,文前有周達觀所寫序,文筆似較風土記為佳。

⁶ 暹國和羅斛原先皆為安哥王朝的屬郡,當 Jayavarman 七世死後,皆脫離吉蔑王國自立,而且皆反擊安哥王朝。暹國發祥於湄南河中游,以 Sukhoday 為都城。羅斛發祥於湄南河下游,先以 Lop Buri 為中心,後在稍南之 Ayudhya 建都;1354年北伐 Sukhodaya,暹人投降,于是合併為暹羅國。惟 Bishnuloka 的總督,仍由暹人擔任。

⁷ 元史對地名、國名的引用甚為混亂。伯希和(Pelliot)認為真臘終元之世未曾入貢中國,那是完全錯誤的;或許他沒有細讀元史,因為元史世祖本紀就有:「二十二年九月丙子,真臘占城貢樂工十人及藥材鱷魚皮諸物。」或許他根本不知道真臘國名中斷的事實。又元史地理志安南郡縣附錄,曾有如下的記載:「布政府路,本日南郡象林縣,東濱海,西際真臘,南接扶南,北連九德。東漢末區連殺象林令,自立國稱林邑。唐時有環王者徙國于古,曰古城,今布政乃林邑故地。」此處不但古今地名混用,而且將占城誤為古城。

易於腐朽，二則因為戰亂頻仍，境土變遷不定，除了出土的碑文外，文字記載絕少，歷史是不完整的。真臘風土記不但是該國最好的古地理，而且還可以彌補其正史的殘缺。周達觀的名字，在柬埔寨遠比在中國響亮。這一次我為解決該書的若干疑難，趁出席國際地理學會之便，到該國遊覽了一週，發覺每一個受過較佳教育的柬埔寨人，幾乎都知道周達觀其人其事。有關柬埔寨，尤其是關於安哥的重要歐洲文著作，似乎沒有一種不提到周達觀的。公私出版的導遊手冊，或多或少總得引用真臘風土記的片段。⁹

真臘風土記最受重視的一部分，是對柬埔寨故都安哥的描寫。安哥歷經暹羅的侵擾而被迫放棄後，不久淪為廢墟，終被森林所淹沒。十九

⁸ 已知的現存真臘風土記版本，計有(一)古今逸史本，(二)明李拭歷代小史本，(三)明古今說海本（有1821年重刊本），(四)古今圖書集成本，(五)重編百川學海本，以及(六)說郭本。按說郭為十四世紀陶宗儀所輯，1647年有陶璵的重輯本。所有這些版本，都是比較遲出的，對原文的重建沒有多大裨益，而祇有脫落程度的不同。明版的百川學海本，脫落很多，「語言」節即漏了一大段，計二百四十一字；而且把「野人」節漏得只剩最後一句。每一版本，都作了些文字方面的修飾工作，但有時為求文字的通暢美觀，反把意思改錯了。例如古今逸史本「國宮及官舍府第皆面東……橋柱甚巨，皆雕畫佛形，屋頭壯觀。」說郭本則作「國宮及官舍府第皆面東……，樑柱甚巨，皆雕畫佛形，屋頗壯觀。」這是改好了。但同節的「其下為象形」一句，古今逸史本保留原狀，而說郭本錯改為「其下為像形」。在「室女」節，古今逸史本有「至有一百擔者，直中國白金二三百兩之物」，說郭本則作「至有一百擔者，該直中國二三百兩銀子之物」。「貿易」節一開頭，古今逸史本作「國人交易」，而說郭本則作「國中賣買」。一般地說，古今逸史本比較保守，和多數版本相似；說郭本則改動較多。在若干處，說郭本又較其他本為詳。例如器用節，說郭本「……飲酒則用鑲器，可盛三四盞許，其名曰恰；盛酒則用鑲注子。」而古今逸史等本，則僅作「……飲酒則用鑲注子」。「語言」節說郭本「呼舅為吃賴，姑夫、姊夫、姨夫、妹夫亦呼為吃賴。」而古今逸史本等則作「呼舅為吃賴，姑夫亦呼為孛賴。」可能因為古今逸史本的校注者比較保守，所以竟把與中國情形不符的刪掉了。

⁹ 例如我手邊的一冊由該國旅遊局發行的 Cambodia，就有兩片段：Chou also described the wealth of fish in the Tonle Sap, where shrimp which weighed a pound or more ... "There are crocodiles" he wrote "as large as boats, which have four feet and are exactly like a dragon, but have no horns; their belly is very delicious.（摘譯自原書魚龍節）。

世紀初年真臘風土記被譯成法文時，無人相信這個古都依然存在。¹⁰ 就因為有這部書，當時統治柬埔寨的法國人，才起尋找此一廢墟的念頭，照着書中所述的方位去探勘。1850年時，傳教士 Charles Bouillevaux 看到過廢墟的一角；1863年博物學家 Henri Mouhot 漫遊安哥，翌年發表了遊記，于是引起歐洲人的注意和好奇。¹¹ 這和玄奘大唐西域記的指點英國人和印度人，使他們成功發掘 Nalanda 廢墟的事實極為相似。十數年前，我從書本上獲悉這些事情；一九六八年底，親眼看到了這兩個著名的廢墟，曾使我有過感慨：我欽佩祖國古代遊歷家一貫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歎息這一代遊離「知識份子」普遍的懵懂和低能。

¹⁰ 此一譯本出版於1819年，譯者為 Rémusat。見 Abel Rémusat: *Description du royaume du Cambodge par un voyageur chinois ... Nouvelles Annales des Voyages*, Paris, Gide, juillet, 1819, tome III: pp. 5-98.

¹¹ 就因為和柬埔寨有密切關係，故有不少法國學者對真臘風土記下過功夫，包括翻譯、註釋和考證等等。其中以 P. Pelliot, G. Coedès, E. Aymonier 及 B.P. Groslier 諸氏最為著名。而伯希和在二十世紀之初便著有真臘風土記箋註 (Tcheou Ta-kouan et ses Mémoires sur les coutumes du Cambodge)，載於1902年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第二卷123-177頁，譯文見馮承鈞編譯史地叢考續編；但有很多錯誤，並夾雜一些偏見。1951年在巴黎出版的最後修訂本 *Oeuvres Posthumes de Paul Pelliot, III, Mémoires sur les coutumes du Cambodge de Tcheou Ta-kouan, Librairie d'Amerique et d'Orient* 雖然作了不少修正，但主要只是改正他本身因中文程度不夠所招致的錯誤。Coedès 氏的 *Inscriptions du Cambodge*; Groslier 氏的 *Angkor, hommes et pierres* 諸書，說的多是柬埔寨和安哥，對真臘風土記本身疑難的解決也沒有多大貢獻。此外尚有 Coedès 所著的真臘風土記補註的短文，原載河內遠東法國學院 *Bulletin* 第十八卷九分第 4 - 9 頁，譯文見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續編。

二、古代扶南與中國的接觸

目前中外學者多把扶南視為柬埔寨的前身，這是頗成問題的。就考古學上所得到的證據說，絕大多數的扶南文化遺址皆分佈于湄公河三角洲，而並非在今天的柬埔寨境內（參閱地圖2）。扶南早期的都城 **Ba Phnom** 和最後的都城 **Angkor Borei**，都在湄公河三角洲的頂點。後起的真臘，統治地區有時頗廣，有時却很小，也不和柬埔寨的國境符合；其文化遺址多見於湄公河下游。就現有的資料說，它們各個時期的國界以及和鄰國間的相對位置，仍難肯定。只有安哥時代的文化遺址，大多數分佈于柬埔寨境內，並且很集中在大湖以北地區。它們的發展，似乎從沿海逐漸轉向內陸。但扶南、真臘和安哥三時期歷史的連貫性和文化的相似性，却無可置疑。真臘風土記所指的王城，肯定的就是 **Angkor Thom**；¹² 周達觀所見的風土人情，也正指的是大湖西北岸的安哥地區。如果要徹底明瞭真臘文化的承先啓後以及風土記所描寫的內容，似乎應將湄公河下游地帶的歷史發展首先作一說明。

柬埔寨的上古史只限於傳說，而這些傳說或神話，也依賴中國史書的記載而流傳下來。其中最具體的一個傳說，是扶南的女王柳葉，因抵擋不住南方來的一個入侵者混滇，¹³ 結果嫁給了他，生了七個兒子，分封各地。梁書卷五十四就有如下的一段記載：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西北流，東入於海。其

¹² **Angkor Thom** 等於 **Angkor the Great**, **Angkor** 為王城的意思，故 **Angkor Thom** 就是大王城。

¹³ 混滇亦作混填，很可能就是 **Kaundinya** 的譯音。**Kaundinya** 為印度西北部一個著名家族的姓氏。這個入侵而奪取王位的混填，在位時間估計為公元400—420年，也就是中國東晉的末年。

國輪廣三千餘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出金、銀、銅、錫、沉香、象牙、孔翠、五色鸚鵡……扶南國俗本裸體，文身被髮，不制衣裳。以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徼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填，夢神賜之弓，乘賈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即詣廟，於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船入海，遂入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舶至，欲取之，混填即張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大懼，舉衆降混填。混填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治其國，納柳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

在中國和印度之間，隔着橫斷山脈，而扶南正在橫斷山脈的尾閭。不論在交通位置上或文化接觸上，扶南的位置都很重要；對內有湄公河伸入內地，上游就是中國的瀾滄江。在海洋交通上，是太平洋和印度洋最近的交點，也就成爲中國和印度文物在東邊的一個接觸點。印度在公元第一世紀時，由於內部政治和宗教的壓迫，或因人口的膨脹和貿易供應上的需要，¹⁴ 曾大事向外擴張。約略同時，印度對阿拉伯和地中海的貿易已頗發達，爲尋求東方的特產供應西方，印度的航海者和商人，不斷地向東方謀發展，建立商站並殖民，傳播印度宗教和文化，包括梵文 (Sanskrit)；由點而面，分佈甚廣，有時也侵奪當地土著的政權。我認爲上述梁書所載的故事，便是印度人侵略扶南。

幾乎同時，或許更早一點，中國的勢力已循安南山脈 (Annamite Chain) 東側南下；越南中北部沿海在秦漢之世便歸屬中國版圖，¹⁵ 而且南中國海的交通亦已開發。於是中國的向南擴充和印度的向東發展，很自然的在中南半島南部地區碰頭了。安南山脈是中國和印度影響力的分界，也

¹⁴當時印度商人所尋求的商品，包括黃金、寶石、香料、樹膠、藥材、檀香、肉桂以及樟腦等，用以和地中海沿岸各國交易，可獲得鉅利。根據記載，那時候大的商船可搭旅客六百人。在扶南的文化遺址，如她石 (Rachgia) 北邊 Go-ao 等地所發現的古物，包括錢幣、寶石、金印章和凹刻玉石，帶有若干受東羅馬帝國和中國影響的痕跡，表示已有商業往來或至少是間接的往來。後漢書卷一一八西域傳大秦條：「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 (Anton) 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扶南當時在商業交通的位置上很重要，不論陸路經緬甸、暹羅東來，水路經麻拉甲海峽或克拉 (Kra) 地峽轉運，扶南皆爲一焦點。又接近 Cambodia 及 Cardamum 山地，盛產香料也可能出產沙金；而香料幾乎成爲東方的專利商品。梁任昉述異記（龍威秘書本）卷下有云：「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爲涪陽尉，時謂之香尉。」

是漢文和梵文的分界；直到十九世紀，仍阻擋着安南人的南下。

中國人對於越南南端及其以西鄰接地區，也就是湄公河下游和三角洲，在漢代已有相當認識。後漢書卷八十六南蠻西南夷列傳：「肅宗元和元年（84），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邑豪獻生犀、白雉。」此處的究不事便是柬埔寨（Kampuchea 即 Cambodia）的另一音譯，可能是中國正史中有關柬埔寨的最早記載。明代萬曆（1573－1620）年間正式譯稱柬埔寨。漢代中國領土最向南突出的日南郡，在今日越南的順化以南，很接近扶南。東漢末葉日南郡南部象林縣反抗漢朝而建立起來的林邑國，可能曾得到扶南的支援。因為林邑的獨立建國，可作為中國與扶南之間的緩衝地帶。當時漢朝的聲威，無疑已及於扶南。

三國鼎立之際，吳國因為地理毗連，遂得領有交州，包括今日越南的中北部。當時的吳國，北方受到曹魏的壓迫，必須努力向南方發展。建安十五年（210），孫權任命步騭為交州刺史；翌年步騭抵任，交州開始正式屬吳。建安二十五年（220），呂岱繼步騭為交州刺史，因平叛亂有功，升為安南將軍。安南一名的出現，似乎以此為最早。稍後呂岱派遣使節南宣國化，招撫交州以南諸國；於是林邑、扶南、堂明等小國都遣使入貢了。三國志吳志卷十五呂岱傳：「……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計。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231），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緇口。」

三世紀上半期朱應和康泰的南宣國化，那是肯定的，並且是孫權在位時派遣的。但到底在那一年去？派了一次或兩次？由孫權直接派遣或由呂岱任交州刺史時就近派遣？因無明確記載，尚難作定論。從上引的呂岱傳推斷，似乎是呂岱派遣的，其出使時間應在230年之前。但就遣使的規模和時間的配合上（如果只出使一次），又似乎為孫權所直接派遣。梁書卷五十四海南諸國叙：「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

另一方面，當朱應和康泰未到扶南前，扶南王已派人出使印度，訪問天竺茂論王（Murunda）於曲女城（Kanyakoubdja，即今之 Kanauj）。茂論王曾遣使報聘，那時朱應和康泰已在扶南，於是互相會面了。梁書卷五

¹⁵ 這一帶在漢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已置刺史，稱交趾刺史部，建安八年（203）才改稱交州。